

流淌在

刀尖的月光

■ 王松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流淌在刀尖的月光

■ 王松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流淌在刀尖的月光 / 王松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06-6285-4

I. ①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3623 号

选题策划: 李华敏 装帧设计: 刁子勇
责任编辑: 高 为 责任校对: 费伟华

出版人: 李华敏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364 千字 插页: 2

印张: 26.5 印数: 30000 册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序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牢固树立民意主导警务的理念,以人民期盼为念,为人民利益而战,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哪里治安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哪里,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集中打击整治行动,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的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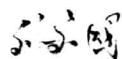
这期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于2011年5月,开展了为期半年多的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这次行动声势浩大,成效斐然,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在行动中,全国广大公安民警忠诚奉献、坚韧执著、协作拼搏、敢打必胜,用智慧和汗水,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本色,彰显了机智果敢、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情与法较量中的人间大爱,也谱写了一曲曲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的英雄赞歌。

2012年初,公安部邀请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位作家到“清网行动”第一线体验生活,采访典型案例。天津作家王松,即是其中一位著名小说家。他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完成了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在王松的这部作品中,呈现出了新时期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甚至琐碎性,但独特的讲述方式和不同寻常的描写,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一名老公安,尽管我对那些真枪实弹的对峙和扑朔迷离的案件侦查早已熟稔,但通读这部小说作品,仍不时被书中曲折、生动、鲜活的故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所打动。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创作的源泉必然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在高风险的公安

工作中,牺牲对于人民警察来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公安队伍中从来不缺少感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在大量的案件侦破过程中,伴随着的不仅有高科技的斗智斗勇,也有枯燥单调的排查走访,柳暗花明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同时,正与邪、美与丑、情与法的冲突较量,也不断演绎着世间百态、人情冷暖,这些都是作家们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本书中,故事素材和创作灵感都是植根于千千万万人民警察或默默奉献或出生入死的工作经历、情感世界,因此就更为真实,更为典型,也更为感人。

书中的故事,虽然不能反映公安工作的全部,但也不失为一面面镜子,折射出人民警察这个职业既为人们所熟知又很难说清楚的特殊、复杂与艰难。衷心希望更多的作家走进警营,深入火热的公安斗争生活,从中获得灵感,激发创作热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公安题材优秀文学作品。



(作者是公安部副部长兼纪委书记、督察长)

目 录

001 序 刘金国

007 **第一章** 午夜的阳光

043 **第二章** 心跳

079 **第三章** 笔录

108 **第四章** 殊途

146 **第五章** 牙买加剃刀

177 **第六章** 花之门

210 **第七章** 纸陶

246 **第八章** 回头

298 **第九章** 劈棺

328 **第十章** 空门

358 **第十一章** 远岛

388 **第十二章** 情殇

418 后记

我12岁那年,我们那里出了一件很轰动的事。

那时我家是在一个工人聚居区,用当时的说法叫工人新村,居民多是附近国营企业的职工。一天傍晚,街上突然开来几辆警车。那时的警车也安装警笛,但与今天有些不同,大概考虑到对坏人的震慑作用,声音很尖厉,听起来也比今天的刺耳。在我们这样的居民区突然开来这样几辆响着警笛的警车,自然引得许多人都跑到街上来。接着就有消息传来,出事的是住在街对面的江师傅家。江师傅是棉纺织厂幼儿园的厨师,人很随和,也很本分,平时在街上人缘很好。但他的儿子一年前不知犯了什么事,被抓进监狱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个傍晚,警察突然开着警车赶来江师傅家,是因为江师傅的这个儿子从监狱里逃出来。江师傅的这个儿子叫江明。据街上人说,这个江明身怀绝技。身轻如燕能飞檐走壁,而且两只脚上并排长着三根大脚趾,立起脚尖能行走如飞,当年还曾当过电工,就是赤脚走在高压线上也能如履平地。所以,他在这个傍晚不知利用一个什么机会,悄悄爬上监狱的高墙又攀过高压电网就逃出来。据说当时站岗的战士看到大墙上的电网闪着噼啪的弧光火花四溅,以为越狱的人一定被电击之后栽下大墙摔死了。但来到大墙外面,却早已不见了江明的踪影。有犯人越狱自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于是全市的警察,那时还叫民警就立刻都动员起来。警方经过分析,认为江明虽已逃出监狱,但他的身上没有钱,而且穿的是监狱里的犯人囚服,所以即使想外逃,也极有可能先回家。于是在这个傍晚,警方就赶来江师傅的家。

江师傅一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立刻表示愿意配合警方。但他说,他的儿子江明确实没有回来过。警方立刻对江师傅的家里进行

了仔细的搜查,也确实没有发现江明回来的痕迹。于是,警方临走时向江师傅说,江明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犯,他这样从监狱里逃出来性质很严重,所以,如果他回来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报告。江师傅听了连连点头,向来的民警表示,如果江明回来他不仅及时报告,还要劝他去自首。

我们的这条街上一向很平静,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江师傅的这个儿子当初被逮捕判刑,街上的人们并不知底细。这一次突然有几辆警车这样开来,于是江明的事也就很快在街上传出来。据说这个江明在几年前是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的。江明在市里的炼钢厂工作,是厂里的电工。当时江明交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在炼钢车间开天车。这女孩经常来电工班找江明,于是渐渐地就跟电工班的班长也熟识起来,后来江明不在时,她也经常和这个电工班长一起聊天,再后来甚至当着江明的面两人也开一些不轻不重的玩笑。江明起初并没太在意,但时间长了就感到有些不舒服了。可是江明的性格很像他父亲,比较内向,所以尽管心里不舒服却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江明渐渐听到身边的人议论,说他的这个女朋友和电工班长的关系如何如何,两人还曾经一起出去看过电影。在那个年代,如果两个青年男女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应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至少意味着两人的关系已经在明确地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江明听到这样的议论起初还不太相信,他认定这个女孩很爱自己,他和她的感情很好。但没过多久,他竟然亲眼看到了这个女孩和电工班长在一起。这个电工班长比江明大几岁,工资比江明高,因此经济条件也比江明好。在那个晚上,江明在街上无意中看到,他的女朋友正和电工班长一起说说笑笑地从一家餐馆里走出来,而且两人一边走着,电工班长还有意无意地在这个女孩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尽管当时街上的灯光很昏暗,但电工班长的这个动作江明还是看得很清楚。江明这时才意识到,看来自己的女朋友与电工班长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了。江明本想当即上前质问这个电工班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江明的身材虽然不如这个电工班长魁梧,但他从小习武,身手很好,在学校时还曾参加过全市中小学生武术比赛,所以这个

电工班长显然不是他的对手。但江明还是忍住了。江明的性格让他把这口气硬是咽在了心里。可是江明当时并没意识到,他把这口气这样咽到心里,这口气是会膨胀的,而且这样的膨胀还有可能导致更可怕的结果。

后来让江明失去理智,最终决定铤而走险,是因为他去找这个女朋友谈了一次话。当时江明的态度还是很忍让的,他耐心地对这个女孩说,他不管她曾跟电工班长做过什么,只要她今后不再跟他来往,他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可是这个女孩听了却冷笑一声说,我和他之间,怎么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呢?你现在说这样的话已经晚了。这个女孩这番话的意思已经明白,江明立刻脸色蜡黄,一下呆在了那里。于是几天以后,这个电工班长在炼钢车间维修天车上的高压线路时,突然就出了意外事故。据当时看到的人说,这个电工班长正趴在天车变压器上作业,那只变压器不知怎么突然嗡嗡地响起来,接着电工班长的浑身就剧烈地颤抖起来,手里的电线也闪出噼噼啪啪的火花。旁边的人立刻都很惊愕,电工班长明明是断电作业,怎么会突然接通了电源?大家赶紧切断电路将浑身冒烟的电工班长从变压器上拖下来。但这时的电工班长已经十指焦黑,直到送去医院时浑身仍在不停地颤抖。炼钢厂的有关部门立刻对这起事故展开了调查,发现天车的电源闸箱不知被什么人合上了。也就是说,在电工班长断电作业时,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又偷偷地接通了电源。

调查这起事故的有关部门感到事情重大,于是立刻向警方报了案。当时的公安局已经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专政机关立刻为此事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经过调查,也感觉这件事令人匪夷所思。电源闸箱是悬挂在一面很高的墙壁上,必须借助电工专用的绝缘梯才能上去。可是据调查,在出事的那个上午,这架绝缘梯并没有人使用过,那么这个将电源闸箱合上的人又是怎样徒手攀上这十几米高的墙壁呢?除非这个人会飞檐走壁。也就在这时,厂里配合专案组调查的人突然想到了江明。江明可以飞檐走壁是厂里很多人都曾亲眼见过的。一次厂里的动力电线由于落了一只鸽子造成短路,几个车间

都停电无法作业。但是,这条线路很高,附近又没有建筑物,所以无法将这只鸽子取下来。后来还是江明主动提出,他可以试一试。当时他爬上电线旁边一棵高大的柳树,一直爬到接近树梢的地方抓着树枝用力一荡,身子就轻盈地飞翔起来,在飞过电线的一瞬抓住那只鸽子,然后才落到另一棵树上。江明的这一连串动作轻松流畅,给人的感觉似乎并不费力,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所以这时,厂里配合专案组调查的人认为,江明既然能把电线上的鸽子抓下来,攀上这面十几米高的墙壁也就应该很容易。接下来经过调查,曾有人看见,在出事的那个上午江明确实曾在这个电源闸箱的下面徘徊过。接着配合调查的人又了解到,江明与电工班的班长还曾因为女朋友的事有过一些嫌隙。如此看来,江明做这件事也是有动机的。专案组立刻把江明找来询问。让专案组没有想到的是,江明竟然很痛快就承认了此事。他告诉专案组的人,这件事就是他干的。但他拒绝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干。由于江明的行为已涉嫌故意杀人,于是立刻就被专政机关拘捕了。后来幸好这个电工班长没有死,但两只手的十根手指都已被不同程度的烧焦了,而且从医院出来以后,身子仍还在不停地颤抖,那样子看上去就像京剧里的摔派老生。所以,江明这一次虽然没有闹出人命,但还是以故意杀人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江明这一次从监狱里逃出来,我们这条街上的人立刻议论纷纷。大家议论的焦点主要是江明逃出监狱之后会不会回家。上一些年岁的人认为,江明的父亲江师傅身体一直不好,而江明被捕前毕竟是一个孝顺孩子,每月领了工资除去给父亲买些营养品,剩下的就都如数交给家里。他这次被捕已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心里一定很惦念他的父亲,所以他即使准备远走高飞,临走前也肯定会回家来看看。持这种看法的人说,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江明从监狱里跑出来身上没有一分钱,他没有钱是哪里也去不成的。但街上的年轻人却不这样看。年轻人认为,江明从监狱里逃出来,肯定会想到,警方第一个要找的地方就是他的家里,所以他不可能回来自投罗网。至于钱的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先向朋友借一些或想别的办法都

可以。持这种观点的年轻人甚至认为，江明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应该从其他犯人那里学到一些经验，所以已经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他就是真想回家看一看，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回来。

就在这时，派出所的管片民警来到我们这条街上。那时的民警还穿绿制服，蓝裤子，在裤缝上有一道鲜艳的红线，绿帽子上顶着一枚像国徽一样的帽徽。这个民警姓刘，个子很高，蜡黄脸上的眼睛很小，但透出的目光炯炯有神，街上的人都叫他大刘。大刘平时说话很少。他虽然只是一个户籍警，据说却很有刑侦经验，一边做着户籍工作曾协助市里破获过很多重大的刑事案件。大刘来到我们这条街上的居委会，那时已叫革命居民委员会，给街上的人们开了一个会。当时革居会主任先给大家讲话。革居会主任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女人，平时总披着一件疙瘩襟儿的大襟褂子，拧着眉沉着脸似乎总在跟谁生气。她这天在会上表情严肃而且凝重地对大家说，我们平时总说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敌人就跑到我们眼前来了。江明，就是江永泉的儿子，他直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从监狱里跑出来妄图破坏我们的大好革命形势，所以，我们革命群众一定要时时保持革命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绝不能让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大刘一直面无表情地坐在旁边，这时才站起来对大家说，江明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是一个刑事犯，他现在去向不明，经过分析，很有可能在这几天回来，所以大家要警觉一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刻向专政机关报告。

大刘的这番话虽然说得很简单，却引起革居会主任的强烈不满。革居会主任认为，大刘这样说是在故意跟她作对。她本来已将这件事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且将江明定性为阶级敌人，大刘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是一个逃犯，一个刑事犯，他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一个民警，这样说话是有政治问题的，是故意抹杀这件事的阶级性。革居会主任在会上没说任何话，但散会之后立刻去向街道办事处革命委员会领导汇报了此事。这以后，大刘再来我们这条街上就更少说话了。曾有一天晚上，我无意中看到大刘去了江师傅的家里。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与江师傅家住邻居，那天晚上，我刚好

来找这个同学。当时江师傅正在院子里点煤球炉子，抬头一见大刘来了，连忙让他进屋说话。大刘的脸色很不好。他说不用了，就几句话。然后说，江明如果回来了，您一定劝他去专政机关自首。江师傅听了慢慢低下头，沉了一下，轻轻点了一下头。大刘又说，我已经了解过了，江明在监狱里一直表现很好，本来他这样下去，是可以考虑要为他减刑的，他这一次突然这样逃出来，应该是有原因的。江师傅又点点头。大刘说，您可以告诉他，这样逃出来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他的一辈子也就这样毁了，只要回去自首，把事情说清楚，对他还是有好处的。

大刘这样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事，当你在某个地方看到一个人，会突然发现他很像你见过或认识的另一个人，有的时候甚至极为相像，可以说酷似。可是这两个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点关系。我这一次深入生活，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在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姓李的公安局长时，我突然愣了一下。他身材高大，蜡黄脸上的眼睛很小，却炯炯有神。我先是觉得他有些眼熟，接着就想起来了。有一刻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四十年前那个大刘穿越到今天来了。李局长显然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了什么。但也许出于职业习惯，他并没有向我多问。我想了想，还是告诉他，他很像我小时候看到过的一个警察。我对李局长说，这几十年来，这个警察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说起警察，我就觉得应该就是他那个样子。我这样说罢甚至还可笑地叮问了一句，您……确实姓李吗？李局长点点头说，我确实姓李。

我的深入生活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刑侦工作。或许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插曲，我的工作一进入就很顺利。李局长先是问我，关于“清网行动”的背景是不是都已了解过了。我告诉他，来之前已经了解了一些。李局长说那好，你就先看一看卷宗吧。

他很内行地冲我笑笑说，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的工作习惯。

我也笑一下,点点头说,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你如果对哪个案子,或是哪个犯罪嫌疑人感兴趣,我再找人详细给你介绍。

李局长说着,朝桌上的一摞厚厚的卷宗指了指。

开始接触案件之前先看一下卷宗,这是我提出来的。这一次“清网行动”,李局长这里的清网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我想,他们肯定会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案子。是啊,李局长的蜡黄脸上掠过一丝疲惫,然后说,我这里……确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案子……

第一章 午夜的阳光

申明在这个早晨下班时,看看表已是七点钟。他故意又在清洁队的院子里停留了一下。院子里树很少,申明突然感到身上不舒服。他立刻意识到,是早晨的阳光。早晨的阳光虽还泛着淡黄色,晒到皮肤上却有一种热辣辣的感觉。申明已经很久没有晒太阳了,所以有些不适应。但申明还是蹲在清扫车前,将轮式扫帚的机械装置仔细检查了一遍,又把前面的风挡玻璃擦干净,然后才从单位里出来。申明在心里计算着,吴小云的上一次例假是八天前结束的,那么这一两天也就应该是最危险的时候。申明当年在老家时,曾听老人说过,女人的受孕期是后八前七。也就是说,从月经后的第八天到下一次月经的前七天,这段时间是最容易受孕的。吴小云虽已28岁,仍还是容易受孕的年龄,而且身体素质很好,每月的例假从不提前或错后。所以,申明的心理很清楚,自己在这方面要格外小心。但吴小云一向拒绝使用避孕套,不是因为感觉不好,而是不想避孕。这让申明感到很难办。申明知道吴小云的脾气。吴小云是一个性子绵软的女人,和申明在一起,无论什么事从来都是由申明做主。但如果是她认定的事,她虽不会与申明争辩,却也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主意。所以,申明的心理明白,如果要说服吴小云,让她同意使用避孕套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正因如此,申明才将吴小云每月的例假时间暗暗记在心里,这样再做

爱至少可以不动声色地避开危险期。

申明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还在想着夜里接到的那个电话。电话是赵全打来的,听背景声音好像正在路边摊吃烧烤。赵全的声音还是那样不紧不慢,他在电话里说,明天上午吧,来找我一下。申明问,有事?赵全说,有事。申明问,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赵全说,还是见面说吧。赵全这样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申明感觉到了,赵全说话的口气似乎有些异样。他想不出,自己与赵全已经很久不联系了,他现在突然找自己会有什么事。

申明在这个早晨回到家时,吴小云果然还躺在床上。吴小云躺的样子有些暧昧,而且申明能看出,她显然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吴小云的“快捷餐食店”雇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吴小云的小姐妹,叫燕子。吴小云很信任燕子,平时让她打理店里的各种事情,所以吴小云晚一点去店里也就没有太大关系。吴小云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申明每晚10点上班,要开着清扫车在街上工作到第二天早晨6点,然后将车开回清洁队,再做完各种清理工作,这样回到家就要将近7点钟,而且一年365天,几乎每天如此。所以,吴小云要想和申明亲热一次,就只有早晨等在床上。吴小云经常无可奈何地对申明说,她曾听人家说过,对于男人,早晨做爱是最伤身体的。吴小云始终搞不懂,申明为什么偏偏喜欢这种昼伏夜出的工作。申明的身材很好,虽不太高但很匀称,而且看上去清秀斯文。现在一些大公司招聘员工都很注重形象,申明又有技术,如果去哪里应聘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在环卫清洁队这种地方打工呢。就算是开清扫车,有些技术含量,但毕竟也是扫大街啊。吴小云曾对申明说过这件事。她说,她并不是瞧不起扫大街,现在无论做什么,只要是一份正经工作都是一样的凭力气吃饭,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她只是觉得,申明凭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应该能找一份更适合的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去开清扫车呢。但申明的回答却很简单。申明说,他喜欢这种夜班工作,这样白天可以轻松自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吴小云却觉得,申明说的并不是心里话。吴小云认为申明有自卑心理,觉得自己是从小城市来的,所以才不敢去大公司应聘高一些的职位。当初吴小云第一次遇到申明时,申明还在一家物业公司里打工。那时吴小云的快捷餐食店已经做得有了些模样,客户也越来越多。吴小云的快捷餐食店是专做盒饭的,每到中午给一些写字楼里的公司送餐。随着客户不断增多,送餐压力也越来越大,吴小云就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这样送餐更快捷,也扩大了营业范围。吴小云一天中午去给一家广告公司送盒饭,不料面包车出了问题,无论怎样

都发动不起来了。吴小云一下急得满头大汗。后面还有很多公司等着去送午餐，耽误了人家吃饭可是大事。吴小云情急之下又来到这家广告公司，问这里有没有人会修车。就在这时，从办公室对面的卫生间里走出一个年轻人。其实吴小云已经看到这个年轻人，而且感到有些奇怪。别人都是在办公室里吃饭，唯独他却端着饭盒蹲在卫生间里。吴小云从他身上的装束看出，应该是一个蓝领，而且很可能是打扫卫生间的清洁工。但吴小云还是搞不懂，就算他是清洁工，为什么一定要蹲在卫生间里吃饭呢。这时，这个年轻人问吴小云，汽车出了什么问题。吴小云说不知为什么，机器突然发动不起来了。年轻人说，我去看看吧。当时吴小云听了看一看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他这样是什么意思。她不相信，这个年轻的清洁工竟然会修汽车。但让吴小云没有想到的是，这年轻人来到汽车跟前，只是稍稍摆弄了一下，汽车立刻就发动起来。他一边用棉纱擦着手说，这辆车已经很旧了，点火器不好用，如果不去彻底修一下恐怕还会出问题。

也就是这一次，这个年轻的清洁工给吴小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后吴小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又有这样好的修车技术，怎么会甘心在写字楼里为人家打扫厕所呢？吴小云后来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叫申明。吴小云考虑了几天，一次就借去送盒饭的机会找到这个叫申明的年轻人，问他，愿不愿意到自己的快捷餐食店来工作。当时吴小云想的是，既然这个年轻人会修车，很可能也会开车，如果让他来自己这里送盒饭应该很合适。虽然自己的这个餐食店不大，不会给他太高的薪水，也总比他在物业公司当清洁工的收入要多一些。但是，当吴小云对这个叫申明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申明却并没有立刻答复，只是点点头说，我……先考虑一下。这让吴小云很不理解。吴小云看看他问，怎么，去我的餐食店送盒饭，不比你在这里扫厕所强吗。

那一次，申明最终还是辞去了清洁工的工作，来吴小云的餐食店送餐。但他在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时，却告诉吴小云，他不想再做了。当时吴小云感到很意外。她问申明，是不是觉得自己给的薪水太低。她向申明解释，也许自己定的薪水确实低了一些，但申明刚来这里，后面薪水的标准还会提高的。申明立刻说不是这个原因。申明说，他只是觉得这样的工作不适合自己的，他不想做这种东跑西颠的事情。吴小云听了看看面前这个身材修长眉目清秀的年轻人，轻轻叹口气，想一想说这样吧，她经常去环卫局送盒饭，知道他们那里的清洁队正需要人。清洁队刚刚进了几台自动清扫车，需要一个修理工。吴小云问申明，想不想去那里，如果想去她可

以帮他说一下。直到后来，吴小云和申明在一起了，她才告诉他，她那个时候真是鬼迷心窍了，其实她完全可以不这样做，既然申明不想在她这里做，只管随他去就是了。但吴小云说，她当时却真的不忍心这样，她觉得自己好像对申明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定要为他再找一份工作。也就是那一次，申明去了环卫局的清洁队。但让人意想不到的，申明到了那里并没有当修理工，而是主动要求去开清扫车。在清洁队里，上街作业是最辛苦的，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现在既然申明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又有修车技术，清洁队的领导当然求之不得。于是申明就这样去开了清扫车。

申明在这个早晨走进卧室，一看到床上的吴小云就明白了。吴小云已经把自己准备停当，像一桌饭菜似的摆在床上，等着申明来吃。其实申明对吴小云的身体感觉很好，每次跟她做爱都很兴奋。此时，他一看到吴小云在床上的样子身上立刻有了感觉。但理智又提醒他，现在不行，这个时候万万做不得这件事，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申明已经意识到，吴小云在这个早晨应该是有预谋的。吴小云的那个小妹妹，也就是叫燕子的那个女孩，虽然比吴小云还小两岁，对男女之事却极为精通，甚至堪称是性学专家。吴小云和申明在一起已经很长时间，每次做爱仍很笨拙，几乎像个处女一样手忙脚乱。但自从有了这个燕子，吴小云很快就变了，再做爱时不仅有条不紊，而且动作细腻手法讲究，还学会了很多花样，有的花样甚至已上升到技巧。所以，在这个早晨，申明很快就明白了，吴小云一直想怀孕，她一定是在燕子那里得到了什么真传，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耕耘播种。于是申明想了想，先让自己镇定了一下，然后对吴小云说，马叙给我打电话了。申明的这句话果然起了作用。吴小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被子也随之滑落，露出赤裸的上身。

她问，他……说什么了？

申明说，他想见你。

吴小云看一看申明，没再说话。马叙是吴小云过去的男友，自从分手以后，已经很久不和吴小云联系。但最近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吴小云的快捷餐食店很红火，就不停地打来电话，声称吴小云当初困难的时候，他曾帮助过她，现在吴小云有钱了，应该把这笔钱还给他。吴小云起初碍于面子，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申明。但有一次马叙又来电话，刚好申明在旁边，而且马叙一直在电话里跟吴小云纠缠不休。申

明问这个人是谁，吴小云才不得不把这件事对申明说了。吴小云说过之后就有些后悔了。她担心申明去找马叙。申明虽然看上去很斯文，眼神里却经常透出一股坚硬的寒气。吴小云和申明在一起很长时间，仍觉得没有真正了解他，她甚至吃不透申明究竟是怎样一种性格。后来申明果然去找过一次马叙。马叙在一个写字楼里当保安。他的身材高大粗壮，看上去很魁梧，却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申明在一个上午来这个写字楼里找到他。当时马叙正在值班。申明问，你就是马叙？马叙操着河北农村口音的普通话说，是，我是马叙。申明告诉他，自己是申明。然后就将他叫到大楼外面，来到路边的一块广告牌后面。马叙显然听说过申明这个名字，他的目光与申明刚刚碰到一起立刻就怯懦地避开了。申明直截了当告诉他，现在吴小云是自己的女朋友。然后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他说，今后不要再骚扰吴小云，更不准有事没事乱给她打电话。申明这样说完看一看马叙，又问，我的话，你听懂了吗？马叙稍稍迟疑了一下，问，如果……我有事要找她呢。申明说，通过我，我同意了你可以和她联系。申明这样说完又朝马叙逼近一步，盯着他问，我的意思，说得够明白了吧？马叙有些沮丧地点头说，明白了。这以后，马叙果然没再给吴小云打过电话。吴小云立刻猜到了，一定是申明去找过马叙了。申明对这件事也不否认。申明告诉吴小云，他已给马叙规定了，今后他再找吴小云，必须先通过自己这里。所以，申明对吴小云说，如果这个马叙再给你打电话，你立刻告诉我。

在这个早晨，申明告诉吴小云马叙打过电话要见她，当然是故意这样说的。他只是想用这件事冷却一下吴小云等在床上的热情。申明的目的达到了。吴小云果然一下紧张起来，一再问申明，马叙找自己会有什么事。申明想了一下说，他并没问他有什么事，他只是告诉他，吴小云最近很忙，如果有什么事对自己说就可以，自己会转告她。马叙听了没再说什么就赶紧把电话挂断了。吴小云听了点点头，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拿过胸罩和内裤慌慌地穿上，又忙着去找衣服。她对申明说，燕子一早来过电话，有几笔欠款的事等着她去店里商量一下，早饭放在微波炉里，稍稍转一下就可以吃了。

吴小云这样说罢就匆匆地走了。

申明胡乱吃了几口早饭就从家里出来。他跟赵全约的是上午九点，在水鑫大厦对面的街心花园见面。水鑫大厦就是申明当初在物业公司打工的地方。那时申明做清洁工。赵全做修理工。但赵全虽然心灵手巧，却并没有正式学过，所以在电工和各种机械修理方面跟申明学了很多技术。也正因如此赵全才在这家公司一直